



宿管
日记

可怜天下父母心

□黄洪书

隔壁的学生楼里曾住过一位母亲,因为女儿经常生病,做母亲的又希望女儿能拿个文凭,于是,经校方特许,这位母亲来学校做起了陪读。宿舍里,一张单人床母女俩相依而卧,在宿舍里不能煮饭,也没有电视,就是外出买东西也要跑好几里路,很难想象这位母亲每天是怎么度过的。有一天我见到了她那需要陪读的女儿,看上去她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太好,这不禁让人感慨:她就算是毕业了,有了文凭,真的能顺利找到工作独立生活吗?每当聊起她,我的同事们都会同情地摇摇头。

无独有偶,值班室隔壁的周医生也是为陪读而来的,她的儿子在附近一所大学读研,周医生说她放心不下,于是千里迢迢从河南赶过来当陪读。所不同的是,周医生没有住在学校,而是自己租了房子,而且她在我们学校的医务室当了医生,虽然工资不高,但也算是陪读工作两不误了。谈到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,她比较轻描淡写,谈到她的儿子,她满是骄傲,只是我们时不时地还是会猜想:她的儿子都已经读研了,难道还不会自己洗衣做饭?毕业后他能独立生活吗?母亲还要不要跟着?

最让我难忘的,还是一双背影。那是一个下午,有一对夫妇来学校看望他们的儿子,当他们说出儿子的名字时,我吃了一惊,因为

他已经退学一学期了,早已不在学校读书。夫妇俩似乎也早有预料,说半年前儿子跟他们说需要5万元钱,有了钱,他就可以转学去宁波大学读书了。他们信以为真,给了他5万块,再加上生活费。可是儿子拿到钱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,于是他们找到了学校。听完他们的诉说,我不得不实话告诉他们,宁波大学是一所正规的重点大学,不可能出些钱就可以去读的,显然他们是被儿子骗了。天黑的时候,老两口伤心地离开了学校,望着夜色下两个蹒跚的背影,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心痛。

还有一天午饭时间,我坐在办公桌前,一名学生给我送来了一碗肉丸,他说这是母亲用快递寄来的,让我尝尝。我很吃惊,怎么快递还寄这个?问他家在哪里?学生告诉我,家住江苏,天凉了,母亲要邮寄一条被子过来,顺便就寄了一大包肉丸子,还有红烧肉呢!说着这些的时候,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。看那肉丸,感觉倒不像肉丸,而像神医喜来乐爱吃的那种狮子头,因为做得特别大,才五个就装了一大碗,肉丸上的葱花还清晰地缀在上面。我仿佛看见一位母亲怎样去菜市场买肉,回家再剁成肉泥,做好了装进盒子里,再找塑料纸一层又一层地包装好,夹到被子中间捆好送到快递公司。把肉丸从江苏寄到浙江,这是一种怎样的母爱?让人深受感动。

想一想,要是条件允许的话,想必会有无数个母亲

都愿意陪着儿女去读书。为了孩子上学,做父母的真可谓鞠躬尽瘁,自己在家天天吃咸菜,却担心孩子在外吃得不好;自己舍不得买新衣服,却生怕孩子穿得不够漂亮。因为做父母的想的是,人家的孩子穿得漂亮,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太寒碜,怎能让孩子没面子受委屈?等到节假日到了,父母亲会掐着指头算孩子该几号回家了?他最爱吃的是什么?棉被脏了是否记得带回家来洗?天下做父母的,一生都有操不完的心。

可是,父母亲的心,孩子真的能懂吗?节日前夕,有两位女生悄悄对我说:“阿姨,实话对你说吧,放假我才不回家呢。回家太没意思了,老爸老妈烦啊!我在外自有安排。”又有一个男生说:“在外多自由啊!我还没玩够呢,前天我爸还把车开到校门口来接我,我硬是没回去。”每年学校放假,我们都要封楼了,还有一些人赖在寝室赶都赶不走,而开学的时间还没有到,他们又早早地拉着行李箱来了,如果寝室还不能住,他们便去住宾馆。我们每年在清理学生宿舍时,总会发现有成堆的苹果在寝室里烂掉,有整瓶的蜂蜜、柚子茶、芝麻粉,甚至还有整盒的西洋参都被当作垃圾扔掉,这些都是家长们心疼孩子送到学校来的补品,可是他们不喜欢不领情,就这样扔了。

俗话说,屋檐水点点滴滴,养儿方知父母恩。要走过多少个春夏秋冬,做儿女的才能懂得父母的爱?



旅法
漫笔

那个寒冷的早晨

□碧水

那个寒冷的早晨,我去花园晒太阳。

花园不远处有堵矮墙,很像外婆家院子的矮墙。幼时,坐在矮墙前晒太阳,外婆纳鞋底,太外婆添火熄。最忆的是那火熄,其盖上有小孔,小孔下忽隐忽闪的炭火,空中弥漫的橘子香,阿太的那袭靛青围裙,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而温馨……蓦然间,一对男女在矮墙前的皮埃尔萨玛德路牵手走过。不知是因为寒冷,还是假日的缘故,街头几乎没有行人,这对男女合拍的步履,格外让我关注。那男的双手插入棉夹克的口袋,女的一手插入口袋,一手挽着男的胳膊,是对夫妻吧?法国的公共场合,牵手男女要么是夫妻,要么是情人。没多久,这对男女原路折回,只是他或她的手里各多了一样东西,男的右手拿了一份报纸,女的左手拿了一根棍子面包……面包与报纸,前者是物质的,后者是精神的。

打那以后,总能在街头遇到一手握棍子面包、一手攥报纸的他或她,抑或牵手的男女,一如消失于矮墙的那对男女。我不知法国的报纸订阅手续,然而从几乎每天可见的阅读场景,想必法国人很爱阅读。出门,不是在车站,就是在车厢,总会碰到阅读的法国人,男的或女的,老的或少的,站的或坐的。印象颇深的有几景,一是米可波罗站,双腿夹着手提包阅读的男子;二是雨果广场的长凳上阅读的男人,此男人的左侧并列两辆自行车,低的是童车,高的是成人车,右侧还有一辆玩具汽车。法国人有外出带书报的习惯,曾在房东家遇到作客的侄子大卫·罗塞,大卫旅行包里带的书竟是《上海宝贝》,是中国作家周慧卫的小说,由菲律宾浦比盖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版。

当然阅读场景不少是在读报刊,报刊现买现读的居多。上述的那对男女是在皮埃尔萨玛德路西南拐角的小超市买的报纸。法国的这种小超市很像家乡的烟杂店,商品庞杂,且专设报刊架,每遇假日的上午开门一两小时。

小超市卖报刊,大超市卖

书刊,它们是法国书店的一种。在超市买书,犹如买面包那般。曾在冯骥才先生的《爱犬的天堂》读悉,巴黎多书店。到了法国,到了巴黎,才知这里的书店真是多,巴黎圣日尔曼大道上的王子路是条不足千米的小路,一路溜过去至少有6家书店,有科技书店、音乐书店、音像资料店,路的尽头还有一家中文书店,以醒目的中国红书写了醒目的店名——友丰书店。友丰书店的卖书人姓潘,名立辉。立辉先生是生在柬埔寨的华裔。书店除卖5000多种中文书籍外,兼卖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具,还卖《星球日报》《欧洲日报》《欧洲联合周报》等中文报刊。去友丰书店的那天,亦是冬季,为傍晚时分,我在那儿选买冯先生作品,发现了中法双语的小说《他日相乎》《传奇》,散文《抒情》还有汉语拼音注解。

与友丰书店一样,法国书店大多很小,窄而深的店铺往往被半旧而高大的书柜占去一大半;搭建阁楼的书店,旋转木梯矗于店堂,平添了书店的幽深。逛街常逛书店,其实书店几乎没有中文书,但我还是喜欢推门而进,也许是店堂的冬暖夏凉,也许是迈入刹那的那一阵悦耳的铃声,还有那卖书人“通通”的脚步声……卖书人站在高高的书堆下,犹如童话故事的小矮人。

法国多书店,旧书店亦不少,最著名的塞纳河畔的旧书店,是那种四角箱亭书店,据说开市于16世纪后半期,只可惜我去逛时,书店还没开张。百年旧书店不开早市?颇为遗憾。由此,逛旧书店(摊)掏书成了我的心愿。

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我掏到一本关于中国的摄影册。那是一本1991年出版的法文旧书,作者是两个法国人,一位是职业摄影家牙纳·莱曼,其于1985年走进中国;一位是导演剧作家兼画家西蒙·普拉迪纳,这两位年青的法国艺术家在广西、云南连续生活两年多,用镜头从“歌海”“不寨”“侗戏”“秋收”“冬暖”“喜庆”诸角度反映了侗族人的生活……天色有些阴沉,而捧着那本摄影册的我,心如那个寒冷的早晨,温馨而神秘。

